**新政府成立以後**

張忠棟



新政府的人事，從中央到地方，大致都已安排就緒，且已先後辦理交接。各方原有許多推測和期望，但是由於各種推測期望彼此不同，新政府的人事安排自必難於盡如人意，今後大家所當注意考慮的，與其仍然停留在人事安排方面，便不如進一步觸及新政府的表現與作為。

省政府的改組和林洋港的出任主席，迄被認為是整個政府改組過程之中打得最好的一張牌，各方輿論交相讚譽，全省民眾也表現了對於林主席的厚望。林洋港出身農家，為人誠懇篤實，不說假話，不玩虛招，不阿諛奉承，也不驕縱自恣，政府高級官員為人做事能夠如此得體，誠屬難得。他過去在建設廳長和台北市長任內的政績，此處不用多說，今後他擔任省主席，如何調整省府與省議會的關係，乃是更大的政治考驗和挑戰，相信以他的條件，必能克服困難，表現更大的領導才能。

省府和省議會之間，原來是府會一家，沒有甚麼大爭執，但自去年十一月省議會改選之後，非黨籍議員的人數大增，黨籍議員便不能再操縱一切，事事配合省府的要求。最近一、兩個月內，省議會審查省府預算，逐項逐條的查一錙一銖的計較，幾乎是我國實行民主政治以來民意機關為人民看守荷包最認真的一次，省府各機構和各級首長所遭遇的困惱，因此也就達到空前的地步。府會本來不必一家，而是貴在有一種互相制衡的關係，面對省議會的新挑戰，省府固不必凡事遷就，也不可借用政治的壓力，要緊的是省府各級首長應該具備更大的才幹，發揮更大的工作能力和熱誠，藉此取得省議會適當的信任和尊重。林洋港主席和新任省府各級官員是否都能達到此一境界，現在言之也許過早，但以林主席本身的條件而論，他的誠懇篤實，不說假話，不玩虛招，至少可以消除省議會的部份猜疑，他的不阿諛奉承，不驕縱自恣，也必然可以贏得省議會的禮遇。除此以外，林主席於任命發表之初，首先爭取省議會黨外議員代表人物張賢東擔任省府委員，尤其表現了高度的政治藝術，因為張賢東參與省府決策之後，處於關鍵的地位，便可時時溝通府會的意見，協調黨內黨外的爭讓。

李登輝出任台北市長，是許多人意料之外的事。他過去擔任政務委員幾年，不算方面大員，也沒有地方行政的經歷，因此也有許多人懷疑他領導市政的能力。但是自從任命發表之後，他陸續出現於各種公開場合，在電視上發表談話，在里民大會中答覆民眾的問題，已經充分表現他頭腦的冷靜和思考的細密，至於口齒清楚，在沒有書面準備的情況之下能夠要言無繁的說明問題，在這方面他也可以和林洋港先後輝映，互相媲美。李登輝的任命是這次政府改組中比較突出而大膽的嘗試，初步看來也可以肯定說是一項正確的嘗試。政府高層人事多年以來處於凍結的狀態，缺少新的領導人才，現在從地方開始，希望短期之內馬上有幾個人能夠表現卓越，證明他們足以擔當更重的大任，我們以此寄望於林洋港，也以此寄望於李登輝。

從地方到中央，行政院的新結構做到了「穩健」二字，孫院長就任以後，也公開表示要「蕭規曹隨」。繼蔣內閣之後，孫內閣採取一種比較低的姿態，原是許多人意料中的事。不過，漢承秦化大亂之後，需要休養生息，蕭何定下了規矩，曹參一切追隨，不作大事更張，以求無為而治，當時的時代背景今天並不存在。今天且不談復國統一任重道遠，也不論國際處境的日益險惡，單是眼前社會的急遽變化，便非原有的政策能夠永遠符合要求，也不容任何當政的人長期因循拖沓。因此，我們希望「蕭規曹隨」只是一種短時期的過渡，等若干時日之後，孫院長和各部會首長看清方向，能夠針對新環境和新問題，採取一些突破性的作法，真正表現政府的大有為。

論社會的轉變及其問題，孫院長日前在立法院施政報告中所謂過去三年農業人口減少三萬，工業人口增加二十九萬，服務餐旅業人口增加四十三萬，就是很具體的說明。推而廣之，農村人口的外移，農業勞動力的老化，農民收益的增加趕不上工商階層，這些還是比較次要的一面，問題顯得日益劇烈的，更是都市人口的激增，交通的擁擠雜亂，青少年的犯罪墮落，勞工福利的缺乏保障，以及年輕知識份子日增的情緒不安。總結來說，新政府所面臨的是一個複雜多變的社會，而且由於人口向都市集中，勞工問題和青少年問題大半發生於都市，新政府各級首長自孫院長，林主席、李市長而下，今後固當繼續重視農民的利益，也應該以更多的時間用於都市問題的處理。

蔣總統和謝副總統向來以勤政親民著稱，新政府成立之後，他們在政務上可以稍卸仔肩，讓孫院長、林主席和李市長等人多多分勞，在親民的工作上，今後他們也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巡察各處，探求民隱民瘼，然後轉示各級政府首長，以為各種施政的依據。蔣總統自就任以後，實際上便是和過去一樣，利用每個週末的餘暇，前往各處農村，與鄉民閒話家常，而他與鄉民相處之樂，經電視報紙傳播，也使大家深信他是最親民的總統。但是從上述社會的轉變著眼，總統或者副總統今後巡察的範圍和對象顯然還可以擴大。農民最純樸，最樂天安命，日常遭遇困難很少抱怨，很少提出要求，政府首長主動去照顧他們，自是一樁好事。然而在當前的社會之中，農民還是生活比較穩定的一群，他們的問題也比較單純，勞工和年輕人聚集在都市之中，謀生不易，就業有困難，工作不穩定，甚至居無定所，四處流蕩，倒是值得大家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懷。所以從農村到都市，從農民到勞工和年輕人，也許應是總統和副總統擴大巡察的方向。

不過總統和副總統日理萬機之餘，可用的時間畢竟有限，而且經常在外巡察，因此政府要真正深入了解民情民隱，還應該採用其他的方式，不能單靠總統和副總統的四處巡察。譬如處理勞工和年輕人問題的黨政機關原來很多，與勞工問題有關的有內政部、

省政府的社會處和國民黨的社會工作，與年輕人問題有牽涉的有教育部、教育廳、青年工作會、青年輔導委員會和救國團，今後可以加強這些單位的工作要求，要他們拿出更具體的表現。除此以外，我們現在各方面的專家實也不少而且他們用新的方法研究各種社會問題，成就也都可觀，如果總統、副總統與各級政府主管能夠抽暇邀約他們交換意見，他們一定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提出更為可靠而完整的資料。同時現在報紙、雜誌的水準日漸提高，對於各種專門問題經常有分析性的文章，政府官員如能抽暇細讀靜思，也不難得到更深刻的了解。總之，總統和副總統的巡察只是一種辦法，他們既然不容易和所有老百姓作更廣泛的接觸，政府就應該嘗試採用其他的途徑，以探求民隱，疏解民困。

新政府尚未組成之前，各方對新政府的作為論者已多，有主張用新人行新政者，有主張擴大中央民意代表名額者，有主張司法獨立者，有主張擴大言論自由者，凡此都是比較根本而且比較長程的問題。這裡從新政府的新人事結構出發，略談一些比較次要的問題，也許稍嫌瑣屑，也許流於嘮叨，然而芻堯之言，仍望有所貢獻，因為國家的內外形勢，目前正是處於關鍵的時刻。

【1978-06-19/聯合報/02版/第二版】